Globethics Repository



海德格爾解構思辨神學的範本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ou, Yu Zi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05 09:55:2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34

海德格爾解構思辨神學的範本

遇資州（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Heidegger，《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336頁。

對哲學解釋學的發展，海德格爾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不僅是理論性的，也是實踐性的。加達默爾寫了好多關於哲學解釋學理論的論著，卻未見有博大精深的解釋性論著。在這方面，加達默爾不僅遜於其先師，也不及自己的同窗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洛維特（K. Löwith）。

《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是海德格爾除《尼采》兩卷本之外最重要的解釋性大著之一，深入探察從笛卡爾、斯賓諾莎到尼采的近代形而上學、尤其德國唯心論哲學的內在理路，搞清人的本質的規定從理智到意志的轉變及其發展。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對人類自由的本質及與之相關聯的對象的哲學探討》一文（不是同名的專著）篇幅不大，但的確難讀。在海德格爾看來，謝林這部青年時期的論著在德國唯心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甚至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出來之前就已經預先反駁了黑格爾。

初看起來，謝林關於自由的論著是神學著作。但謝林的自由「神學」不是出自於教會神學的信仰體系，也不是要為教會神學服務，而純粹是為了形而上學的問題。據海德格爾說，這種神學是真正西方原初意義上的神學——柏

拉圖意義上的神學。西方原初的神學作為形而上學的使命是從概念上理解存在的本原和本質意義，追問存在的根據——所謂的θεός（神）。在這一意義上，「尼采的哲學也正是神學」。但在西方思想的發展中，基督教的教義神學與希臘原初的神學（形而上學）攪合在一起，變成了本體－聖神－學，原初神學的意義反而不明了。謝林在討論自由的論著中，通過對惡的神學探究，力圖回到本原的神學（形而上學），但終於沒有走出基督教的教義神學的樊籬。按海德格爾的解釋，在謝林那裏，惡的問題提法是地道形而上學的，其結論卻是教義神學的，因為他把惡與罪當作一回事了。罪不是希臘形而上學要理解的東西，惡才是。罪是信仰問題，不是形而上學問題，相反，惡是形而上學問題，不是信仰問題。一旦把惡等同於基督教信仰中的罪，謝林就要麼「把教義神學的罪概念世俗化為一種哲學概念」，要麼「根本上是以基督教教義學來對待整個惡的問題」。

海德格爾解釋說，這種做法不僅是謝林的自由論，而且是其整個哲學的思想方向，「甚至整個德國唯心論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哲學，都表現出這一思想方向。」這並非因為謝林、黑格爾起初是學神學的（海德格爾不同樣起初是學神學的？），「而在於歐洲歷史是由基督教規定的，即便基督教會喪失其力量後，同樣如此」。海德格爾從超逾自近代以來就支配着西方哲學的這一思想方向的可能中看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他解讀謝林是其克服所謂本體－聖神－學，消除基督教信理對於西方哲學的覆蓋的決定性步驟，儘管他清楚，在哲學上很難「通過一次飛躍返回希臘哲學。留下的可能性只是改變歷史，亦即真正完成歷史的隱蔽的必然性」。

海德格爾的解釋學不是純理論，而是「完成歷史的隱蔽的必然性」的歷史行動。並非偶然的是，海德格爾通過解讀謝林實現的這一具體行動時在一九三六年，那個時候，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領袖希特勒領導的黨已經通過合法途徑執政，並完成了對於自由民主政體的一體化專制改造。海德格爾一開始就回顧謝林的論著寫作的時代處境——拿破崙「壓制和凌辱德國」，當然也不是一般的背景介紹。就在那個時刻，希特勒發誓，要在幾年內與德意志永恆的敵人——法國人把舊帳算清。一九四一年——也就是法國投降後，海德格爾又作關於謝林的自由論的演講。海德格爾仍然一開始就挖苦拿破崙：「拿破崙在愛爾富特曾對歌德說，政治就是命運。這話的荒謬很快就顯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對，精神思想才是命運，命運就是精神。但精神思想的本質就是自由。」什麼是海德格爾所解釋的謝林理解的自由？通過將本體論的自由解釋成能善和能惡的存在能力，海德格爾得出了與施米特(Carl Schmitt)同樣的結論：誰有能力現實地作「惡」，他就至少以此證明了自由的存在能力(在施米特則是作為權力的生命力)。在這裏，對歷史中實際的作惡的辯護，達到了實存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深度而已。

中譯本由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資深學者遂譯，譯文頗顯功力。當然，這並非意味着譯本中的每一句話都明白易懂。時常聽到有人說，某某譯本不好，因為難懂。似乎明白易懂是衡量譯本優劣的尺度。如果原著本來就不好懂，怎麼辦？德國吃哲學飯的人，誰敢說海德格爾好懂？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求中譯本好懂？自己搞不懂卻說譯本不好，實在荒唐。莊子的言說不好懂，能說他的文字不精美？所謂「精通」一門什麼(語言或者哲學)，並非意味着理解

力所向無敵，而是能夠搞清楚哪些懂了、哪些沒有懂。

如果在西方哲學、神學的中譯本中時常出現不懂的句子，太自然不過。要讓譯者譯得讓人懂，是外行的要求，翻譯規矩上沒有這一條。這不等於說，因為原文難懂就可以把中譯文搞得不像中文。讓譯文盡可能流暢、通曉，畢竟是翻譯藝術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原文的意思本來就明明白白，中譯文也被搞得不像中文，就更不妙了。比如：

> 這種自由是可說是其他一切，但唯獨不是一種規定根據，而是……
>
> 謝林儘管一切還是在唯心論存在解釋傳統中保持有他的地位，……
>
> 這種存在東西是從其是什麼和是如何上作為整體。
>
> 這裏完成的形而上學神學也完全是在對一種教條神學概念規定作形式性分離工作之外。
>
> 惡如果其不會絕對地是無，就必定是一種存在東西。
>
> 如果想到這一點，那就不難看到，反對於希臘思想方式，……
>
> 這種說明是通過回歸到上帝完成。
>
> 在這裏被產生的東西同時就被成為那種從自己方面才產生那一它自己由以被產生的東西。
>
> 今日物理學與化學能夠許許多多，大家應當小心，……

這些句子的意思都是明白的，但中文的確太不像中文——其實也根本不像德文。

舍斯托夫與尼采和《聖經》思想

瀟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L. Shestov，《雅典與耶路撒冷》，張冰譯，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436頁。

一個思想家一生所思想的事情，至多兩、三件，甚至往往只有一件。思想的事情貴精、不貴多。這樣看的話，思想的事情越少、越精，越是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只想過一件事情：人應該怎樣生活；柏拉圖只想過一件事情：蘇格拉底那樣有德性的人怎麼會被民主社會判處死刑；莊子覺得生命太累，一生只想如何可能「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扔掉哲學去當花匠、又扔掉種花講哲學，只為了搞清楚眼睛（語言）為什麼不能看到眼睛（語言）；海德格爾對老師的無情或者對希特勒的熱情，都是為了自己一生所想的「一個民族在歷史的未來中的親身存在」的意義。

一件思想的事情就需要或者可以說上一輩子，寫出等身的著述，而且不能是廢話？可能的，但要看思想者把自己所思想的事情的題位（loci）定在哪裏。題位確立得越深，可思想、可述說的就越多。

現代俄國大思想家舍斯托夫（Lev Shestov）一生只想過一件事情：人的生存的無根性與《聖經》的關係。這件事情與尼采有深切的關係。在現代思想家中，可能沒有誰比尼采對《聖經》的攻擊更為惡毒的了，《聖經》思想怎

麼可以同尼采扯到一起？

舍斯托夫最早從莎士比亞那裏得到思想的論題：人的生存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深淵。這還僅是一個論題，在把它放到一個確定的思想題位之前，這個論題的意義如何，是否值得思想以及如何思想下去，仍然是不確定的。舍斯托夫進一步發現，在沒有根據的生存深淵面前，西方思想史上從古至今的思想者分成了兩類，要麼求助於理性及其形而上學來填平深淵，要麼像《聖經》的作者那樣，在深淵中向允諾揩掉每一滴眼淚的上帝呼告。舍斯托夫從尼采那裏得知，生存的深淵是形而上學的理性無法填平的。於是，人的生存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深淵的論題就被放到這樣一個確定的位置上：用它來檢察歷史上每一位思想家對於生存深淵的態度。像伯林（Isaiah Berlin）和施特勞斯（Leo Strauss）一生的大多數論著一樣，舍斯托夫一生的著述都是**思想史的詮釋**——他自己稱為「靈魂的漫遊」。不同只是，舍斯托夫的哲學詮釋學服務於自己確立的題位：粉碎形而上學思維，為思想走向《聖經》鋪平道路。

舍斯托夫的第一部書是關於莎士比亞的，接下來的兩本書都與尼采有關：《尼采和托爾斯泰關於善的教誨》、《悲劇哲學：陀斯妥耶夫思基與尼采》。從尼采那裏，舍斯托夫學會了用哲學的錘子敲碎理性形而上學的藝術。三十多年後，舍斯托夫在臨終前出版的《雅典與耶路撒冷》中再次談到尼采，禮讚有加，同時批評基爾克果。作為一個基督教思想家，禮讚尼采，批評基爾克果，看起來是相當讓人費解的。搞清舍斯托夫為何如此的理由，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樁有意思的事情。

《雅典與耶路撒冷》的書名得自德爾圖良（Q.S.F. Tertullian）的一句強硬的話：「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關係？」

其意思是：希臘形而上學與《聖經》思想毫不相干。舍斯托夫直到流亡西歐後，才知道基爾克果，而且是在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要求下開始研讀基爾克果。從基爾克果的身上，舍斯托夫發現與自己的思想相當一致的地方：與理性形而上學搏鬥，依靠《聖經》中的上帝面對生存深淵。但舍斯托夫很快又發現自己與基爾克果有一個根本區別：基爾克果總是借助形而上學來反對形而上學，「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反對黑格爾」，「他越是與蘇格拉底鬥爭，便越無望地被糾纏在蘇格拉底所織就的網裏」。本來，「在基爾克果那令人震驚的命運中，比在尼采身上所發生的一切，顯得更加明顯觸目。」然而，尼采在反對理性形而上學及其鼻祖蘇格拉底時，比基爾克果要堅決、徹底得多。正因為如此，舍斯托夫斷言，尼采比「作為一個宗教信仰上的路德教徒、神學候補博士」的基爾克果更接近路德。

據舍斯托夫的解釋，尼采與路德同心相印：「和尼采一樣，路德恐懼地發現，在蘇格拉底和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發現其最後的、唯一可能的慰籍之處，一個永恆滅亡的無底深淵向人張開了它的大口。」但在西方思想史上所有的哲學家中，「尼采是唯一的例外，只有他一個人把蘇格拉底視為一個墮落者」，沒有上這條知識毒蛇的當，不去擁抱那棵伊甸園中的知識樹的樹幹。舍斯托夫還「發現」，「尼采是首先關注路德和《聖經》的一位哲學家」，他把這一「發現」與尼采自稱第一個「發現」「路德的語言和詩體《聖經》構成了近代詩歌的基礎」相比美。認真說來，舍斯托夫最了不起的發現是：他從尼采「怎樣用鐵錘作哲學思考」的提法中看出了「路德和《聖經》的氣息」。舍斯托夫甚至推斷，尼采的「權力意志」

（Wille zur Macht）與路德的「唯憑信仰」（sola fide）是一致的：「尼采的『權力意志』是否不過是用另外的詞句表達了路德的『唯憑信仰』呢？」這意思是說，「唯憑信仰」只有在用哲學的鐵錘敲碎理性形而上學之後才有可能。這就是舍斯托夫在自己的思想題位上所能達到的最出人意料的東西，也是他的思想一生所想、所為的。

當然，這一晚年的所謂發現，早在舍斯托夫思想的開端就已經奠定了基礎。舍斯托夫走向《聖經》思想，不是受《聖經》本身的影響，也不是受無數基督教思想家的引導，而恰恰是由這個最惡毒地攻擊基督教的尼采引導的。在這一意義上，說舍斯托夫是「尼采式的基督教思想家」或者「基督教的尼采」就成立了。當然，在這位基督教思想家看來，路德比尼采略高一疇，「蘇格拉底的邏輯，一個墮落者的邏輯，把尼采給騙了。……尼采的鐵錘也未能粉碎挖掘普遍必然判斷的理性的勒索。於是乎我們又不得不向路德求教，因為他的鐵錘比尼采的鐵錘命中目標率更高。」儘管如此，尼采畢竟比基爾克果更值得孝敬。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